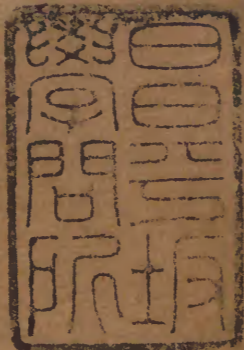


圖書編 百十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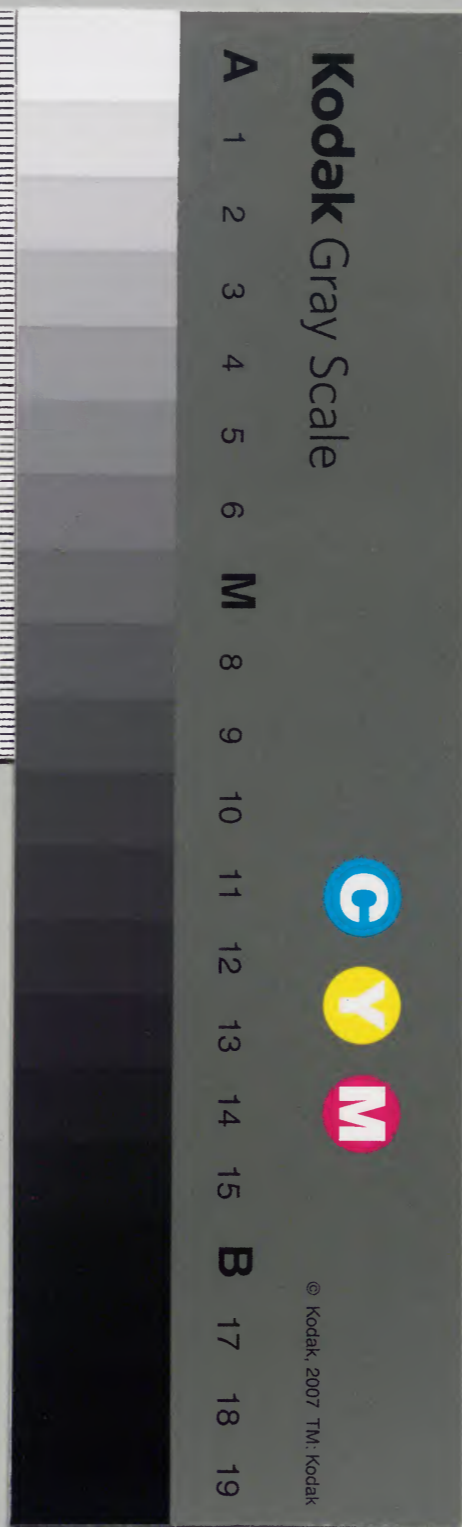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一五 四函	三〇 三七	漢書
七架	六四 冊	類

庫文閣内		
三六 四函	三〇 三七	漢書
二四 架	六四 冊	類

(九五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 59 )
函號	366 85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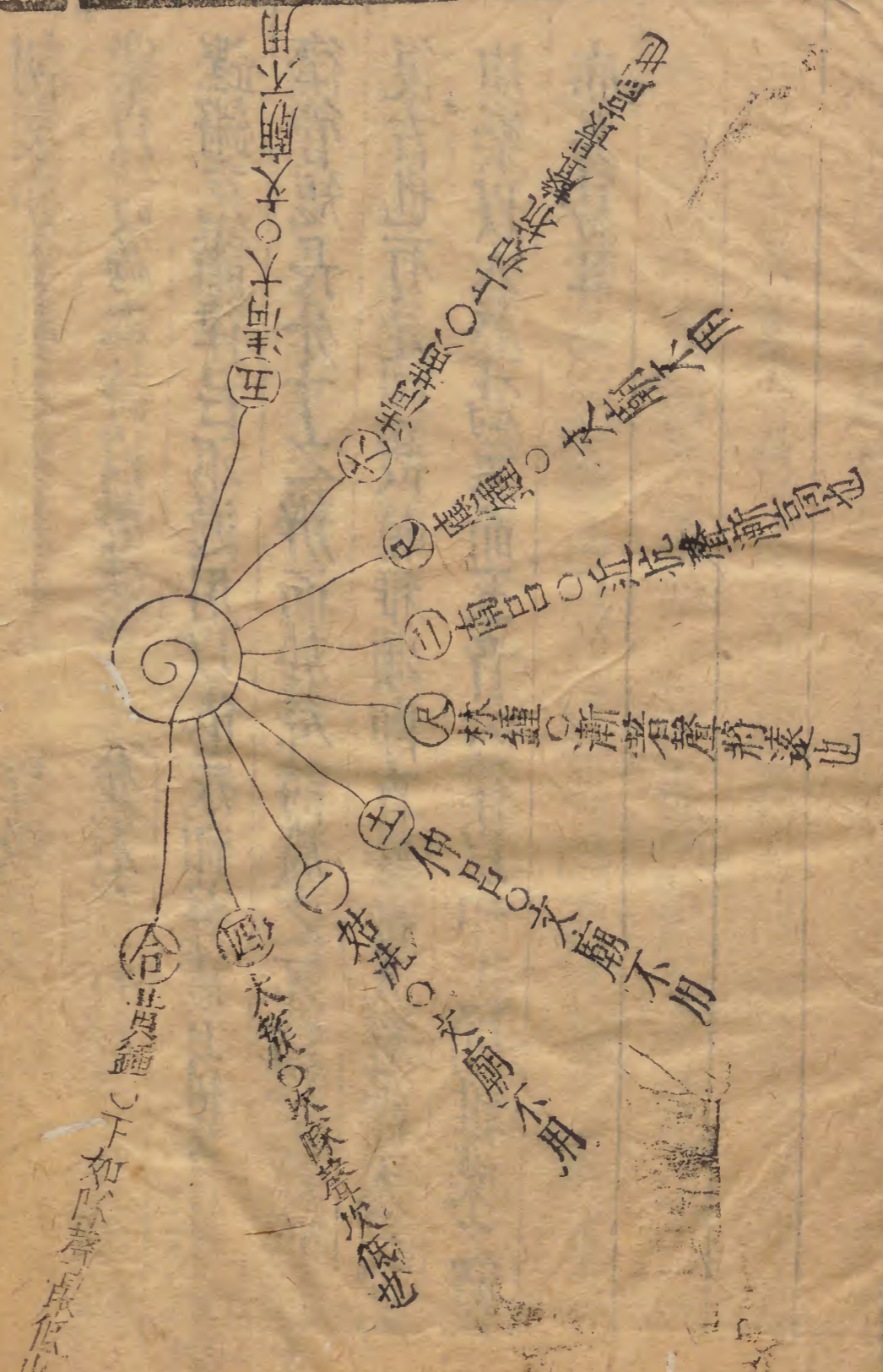
樂歌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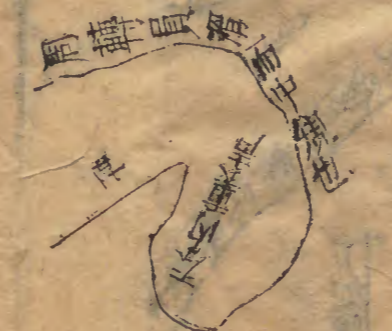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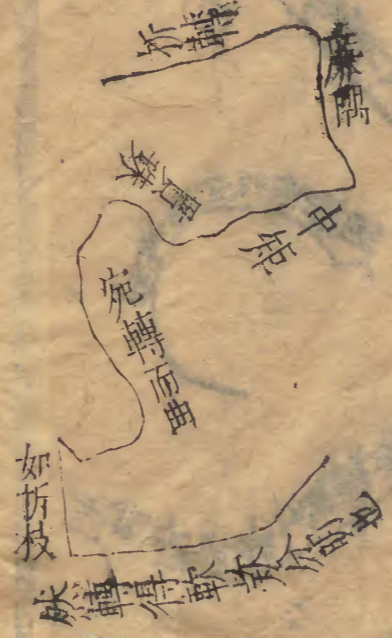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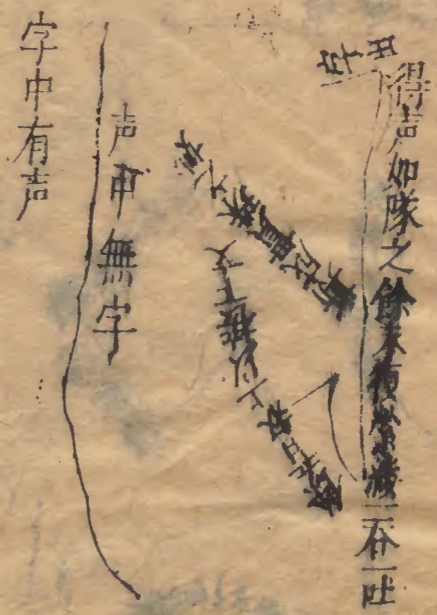
南昌後學章潢

樂之道主乎聲而聲必有取於天籟以其一出於自然而非強作也然則人之聲非天籟乎樂之聲有五不外乎宮商角徵羽五聲克諧斯謂之樂人之聲一出手喉舌齒腭唇而聲為律者即夫人自然之樂也故本之心宣之聲則為詩曰風曰雅曰頌皆可以被管弦協金石而謂之為樂章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正此也雅頌各得其所而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於師摯之始曾謂樂

而不以聲詩爲之主乎嘗稽歷代自虞廷命夔典樂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又曰夔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此九德之歌所自始也殷周各有雅頌以祀郊  
廟周禮鄉飲酒禮及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詩  
大射歌鹿鳴三終漢叔孫通定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  
裸等曲武帝定郊祀之歌十九章魏杜夔舊傳旌樂四  
曲皆古聲調晉武備魏制但改樂章梁武素善鍾律遂  
改雅樂歌十二以則天數唐初命祖孝孫制十二和之  
樂開元又制三和宋祖俞實儼改周樂十二順爲十二  
宋真仁高各親撰樂章哉

朝樂亦各載之典籍是代歷聲歌乃樂之所必用者也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箏瑟  
鏗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和聲焉耳世之嗷嗷於  
律管短長分寸之辨而於聲詩廢之不講欲求雅樂之  
復古也有是理哉噫雅頌卽古樂也人聲卽天籟也直  
知樂以人聲爲主而五音六律以和之則雅樂之復也  
亦易易耳





又謂之天  
 恬靜是也

歌法說

天下之音聲變化何限及其要則九者足以該之矣今繪為圖於右為太極以象聲氣之元又以九而三三之釐為二等自黃鍾至姑洗為一等而以下如隊統之自南呂至清黃鍾為一等而以上如抗統之如仲如林而以已漸二字統之至於聲之所發其墨理之下垂者為最低即黃鍾之聲也其斜而出者為次低聲合大簇其自傍而出者為漸達聲合仲呂其平而出者為已達聲合林鍾其平出而略向上者為近抗聲合南呂其直指而上者即聲之最高者也合平清黃鍾夫所謂合者意

有在也。須求協律。雅、簫、相、和。以正。是否。如歌、迎神、章、音、句、大字、而以簫吹。四應歌。哉字吹。工字應歌。孔字吹。仄字應歌。聖字吹。上字應以吾之聲。與簫純然如出一口。是之為律和聲也。稍有不似。則非歌矣。歌雖小道。不習則不能習。則其法要亦不易。必先明乎何者為聲。中無字何者為字。中有聲何者謂之周轉。何者謂之宛轉。何者謂之折轉。其曰嵯峨而不挫。樣者。果何狀。其曰疊疊如貫珠者。果何狀。數者之法。非師指授。其孰能之。今茲擬其形容。悉載前圖。善學者當細心尋繹。循循以進。以精為能以驟為戒。初只以音句頭一字偏旁所畫墨理。卑高圓直之形。以律訂吾牙唇齒舌之分。摩研咀嚼。一吞一吐。按律分明。不協不也。既得一字。即得一句。得一句。即用以反。三隅其機在我。而後為倨。為句為止。為曲為稿。為圓混。混溶溶萬法入吾宗。歌安足道哉。其不善學者。求之外而不求之內。以遂非為聰。以臘等為能。群而和之。則似獨。而歌之。則不似。若是者。曰習焉。而日離矣。其何比。合之有故。特按遺響。鈎匿迹而為之。歌法以補未備。學者其諦觀之。無忽。

歌法述

虞書言八音克諧而先之以詩歌。樂記言比音于戚而

始之以聲變則雅樂之用豈不以歌為主哉故歌之法亦未易言矣爰述三家之論爲歌者準焉

孫氏如臯曰律呂之妙和聲最難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枝止如稿木倨中矩句中鉤疊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抗舉也歌聲高者如手舉物雖高不離於手不至於大高聲之下者如物之墜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留滯也曲轉折也如折枝然必須轉得軟次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其如稿木曠岷不搖樣也

歌之折轉者中矩欲其方也句歌聲周轉者中鉤欲其圓也此言歌詩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宛轉而曲者有折轉廉隅而中矩者有轉圓滑而中規者其永言中抑揚節奏如此且疊疊然如貫珠而不斷絕以依其永也歌聲之要已上數言形容始盡毫無餘蘊後學者不玩究其旨如所謂宛轉折轉之義情不能別而徒以長言之無所含蓄卽是吟曲而已烏足以語永言之妙哉沈括筆談曰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高于清濁如縈纒爾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使字字舉皆輕圓融入聲中令字轉換處無

石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人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之腔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即俗所謂吞吐恬靜是也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吟曲聲無合韻謂之叫曲學者所當深儆也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唱嘆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纏聲亦其遺法也

### 樂歌考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實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志言歌表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謂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而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知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夏太康失道敗遊十旬弗反其第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爲虞夏之時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以爲詩之體有二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頌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咏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咏歌所謂王政所

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弦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載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頽殘缺失次必孔

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五音自  
備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蕩渠  
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  
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  
失次遂誤以頌爲雅耶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言語大師教六詩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  
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原周官典正而典者  
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  
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五舞五  
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  
謂淫過凶慢之聲爲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矇  
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  
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  
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  
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而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繁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  
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  
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別未至於合樂

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  
天下小用之一國甚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况用之鄉  
人乎風天下而正乎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  
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  
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  
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三終而不  
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所寓君臣之教則  
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廢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

按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乃南鵲泉采  
繁采蘋所以寓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王於  
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狸晉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晉爲節卿大夫以  
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詩云曾孫侯氏罔正其舉大  
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  
則譽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爲肄業及之也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以覺  
報宴今倍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  
戾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  
夏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  
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  
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襄公二十  
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公爲之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即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也其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哀聲天能之明也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然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王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檜以下無譏  
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德之  
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  
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  
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  
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廢

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按太史公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而晦庵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卽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爲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卽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譎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和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爲燕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

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以下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耳案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穀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爲說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

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樂有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叛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

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御飲  
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  
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  
爲合宜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  
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  
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  
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也而陳德也動也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商人議之故謂之商齊自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  
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  
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  
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  
倨中矩句中鉤疊疊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  
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  
吉凶軍賓嘉皆王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



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王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誦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崇祿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晉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

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果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卽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杜魯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黍稷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

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后人無是  
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是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  
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  
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  
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  
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  
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  
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  
華黍宗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  
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

謂之一詩如河水瀉却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  
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存豹之徒以義說名異於之  
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  
異也樂府之遺或幾乎息矣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  
相尚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  
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詩賦記而不  
能曉古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詩賦記而不  
能習儀禮豈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  
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

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上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如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得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夾添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

上之曰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又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起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証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之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魏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充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神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

事同其事也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 國朝樂歌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表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泰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則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又命協音律者觀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  
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諛淫蕪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

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  
 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  
 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爭戾而不  
 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  
 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  
 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  
 復古人之意 恭誦

太祖聖諭真有以識樂律之心中間謂人與樂二又有  
 以識後世作樂之弊然

國朝之樂終不能使人與樂一復古人之意得非無古  
 人胄子成均之教乎

樂詩總論

管者先王之樂非徒重金石鳴祝故而已也彼有所由  
 始也天之以息相吹也不能不發而爲籟籟也者天地  
 自然之音也人心之感物而動也不能不形之言而爲  
 詩詩也者各言心其之所之也是故天子列侯公卿大  
 夫士庶人之異其位治世庇國之異其時明君碩輔忠  
 臣孝子騷人羈旅之異其感而彼皆各以情之所至而  
 抑揚諷詠於其間固有不得而相假借掩襲焉者故曰  
 詩也者人心自然之音也音之所出則必有長短高下

之節非此之器數則不得相屬之以叶其至也於是乎  
被之鍾鼓管磬羽籥干戚之間綴其聲以成文焉而樂  
所由作矣故曰詩言志律和聲此言樂之非自外來而  
由人聲以爲之也是故先王之世樂官以詩爲職方其  
坐明堂而端委以臨天下也必命樂官以詩察政治牧  
人材之得失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又曰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出而省方巡符以朝諸  
侯也亦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者田夫野婦之  
所自歌詠閭里而爲之言者也而天子猶命之樂官以  
播之金石絲竹之間由此觀之可見當世自王公大人  
以至中林鳧臚之士無一人之不能言而爲之詩而其  
詩也由朝廷宗廟以至國都里巷之間無一言之不表  
於樂官而爲之樂是以其音之流行於天下而曲暢乎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以及祭祀燕享宴族會同入  
學獻賦投壺習射之際無非本乎人聲相爲感發中挑  
外引嗚咽噴吻以和鳴其至者爾何莫非詩何莫非樂  
也哉故世儒雖嘗恨五經無樂書殊不知樂有詩而無  
書詩存則樂與俱存詩亡則樂與俱亡詩樂固相闔也  
若瞽矇太師鍾而籥章之屬樂之庶司也而其所職則  
或以諷誦詩或以歌射節或以奏九夏或以鼓鞀邠風

以遊家暑皆詩也。徵樂燕樂祭樂射樂樂之異用也。而其所歌則或雍之什或愷之什或昭夏肆夏之什或采蘋采芣之什皆詩也。季札觀周樂而爲歌。二南國風雅頌說者謂當時能辨存亡明小大徵得失。此則季札之因詩而得乎樂也。孔子自衛反魯以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說者謂當時三百篇之詩相與弟子共習而絃歌之。此則孔子之刪詩以是乎樂也。然則其他所謂知韶濩之未亡與武商之已壞固皆幸其尚存之詩以知其未亡之樂焉耳。然則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今也。夫大以爲之本而能述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今也。夫大賢之獨智而能之乎。秦何用自秦離以降王遊不復與詩之職不復設而樂官相與抱器踰河蹈海遂秘而不見及秦燔詩書坑學士其遺道大壞幸而三百篇之遺不獨以竹帛固有出於學士大夫與其閭里所日誦者往往不絕漢興立博士申公韓固之徒相與聚而明之故古者雅頌之作雖已微響而世之所謂文學之能言與其遷臣怨女幽人處士或稍稍竊習其道各以其心之所至而舒寫憂愁羈憤忠孝隱約之情猶當列之秦齊脚鄘鄭衛之次似可與國風相表裏其詩謂末之盡亡亦可也。而古者之樂卒不可致見當魏時雅樂卽杜夔



稍能肄業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大和以后尋亦就廢其在漢唐諸臣若李延年鮑業牛弘呂才之流亦間嘗欲倣古者聲詩之意播之管絃然古者之樂制既絕其所遺者不過宴官宴徵之調大略世之教坊所傳者近之而已而其詩所歌又並當時淫艷之曲驕侈之辭則又何從而復古嘗先王之盛乎愚故嘗爲之說曰三代而上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一故其至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三代而下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二其微也俗流失世敗壞而天下之變猶江河之日趨而不可復返也已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禮制大定卽

命禮部尚書

凱講究古樂因

製成九奏樂章以備燕享之用固已定太古之遺音而復太和之至治矣而先臣丘濬建議之說其大要猶欲請朝廷詔求天下精知音律之士按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稍近者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槩然後本鍾律之法明候氣之術以制律呂律呂既定則以歌聲齊籥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齊八器由是以復古音先王之盛此亦先臣獻忠之意或亦可爲聖治萬分之助矣乎今欲舉古者三百篇之遺以鳴我

國家之盛豈非欲效詩樂之所自將舉天下於三代之  
隆與抑不知古之樂蓋有出乎聲詩之外者而未之及  
也蓋樂以和爲本也使人心咸和而樂音與之相宣則  
雖舉今之詞而按之以今調而謂今之樂即古之樂可  
也不則雖舉古之詩而和之以古律而謂古之樂即今  
之樂可也蓋惟有虞廷都兪吁咈之治而後有勅天卿  
雲之詩大韶之樂有周家文武成康之治而後有關雎  
騶虞之詩大武之樂是故言詩樂之至其成功所奏固  
可以致百物禮天地而其流風蘊義則又未始不本於  
和德感召化行而俗美者爲之也管馬遷作律書反覆  
於黃帝之定大災顛頊之平水害以及武王吹律  
陳兵牧野之詳而於今人所爭尺度秬黍之間獨略而  
不及此其音樂之微妙必明於道者然後可與言其至  
也

樂以聲歌爲主議

樂可易言乎明之而疏天地幽之而速鬼神奧之而興  
性靈廣之而作動植自非聖哲孰能窺測何其洪鉅也  
樂終難言乎節之以三調合之以七始本乎造化順乎  
自然妙悟獨得存之一心何其易簡也其理洪鉅故必  
通天通地通人斯可以譚律呂其道簡明故誦之歌之

絃之舞之皆足以成節奏而要之聲詩其本乎仲尼聞韶聞此者也季札觀樂觀此者也舍是而學葭之輕重縱緩之疎密徑圍之廣狹雌雄之應違皆土梗焉耳矣嘗考之古之達樂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金石絲竹匏竹不皆主此以成樂均者也信乎樂非有外於聲詩也虞帝命夔典樂教胄不過曰汝聞音律出訥五言而周官大司樂所掌歌奏徵諸虞謨商頌較若畫一然則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自古迄今其義未有改矣義軒以降世代綿邈聲詩不存其義可考而知也書帝何以爲成威之爲言皆也謂德皆漸被也顓頊何以爲言莖之爲言根也謂澤及根莖也堯何以爲言章章之爲言明也謂帝德顯暴也舜何以爲言韶韶之爲言紹也謂繼紹唐堯也禹何以爲言夏夏之爲大也謂能光大姚姒也湯何以爲言護護之爲言救也謂除邪去虐能護民也知六代立樂之義則雖神農五奏葛天八闕此其推也而曰聲與詩不可緣義以起乎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句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樂云備矣大司徒以樂防民淫大司馬以樂舞教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大司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教兵舞旄入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

一樂而不設官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誦聲詩者必以六典爲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瞽工歌工奔散四方樂官之缺從茲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宗丘由與由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所招之類是也四始既別唱嘆有譜風風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漸廢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記鏗鏘鼓簧而不知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義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爲樂心聲爲樂體義爲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得聲則詩有所被知聲詩而不知義尚可備登歌充庭舞佻知義而不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卽杜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桂華麗而不經赤雁靡而非典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湮此實階之

雁靡而非典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湮此實階之

矣迨太和末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  
晉而鹿鳴亦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  
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譜散逸詩猶亡也所以  
繼鹿鳴之興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  
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言  
則遠矣述通志者病之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  
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如  
交如張輝子班者歸乎風音本幽薊如燕歌行者爲列  
國之風音本中華如煌煌洛京行者爲都人之雅品藻  
良亦當矣然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於誇耀燕歌行京  
洛行名惟混於國都大聖刪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  
曲主乎人聲引操吟主乎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  
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詩皆協而足備燕  
享之樂奏者也

樂舞總叙

詩序曰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舞之  
所由生也後代乃以舞爲賤後棄之而不講焉何與嘗  
稽之文王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卽大學也以世子學士而於于戈羽籥以時  
學焉則舞亦學中一事也周禮司樂掌學之政以教國

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然舞之非賤役也明矣虞書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於兩階而有苗來格亦可見舞之在古人也莫不用之所以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護大武周大司樂以六代之舞教國子若此也後世所用者惟韶武存焉雖歷代各有制作總不外文武二舞是已然 國家用以饗 天地格 祖考而和神人所關匪細務也凡綴兆疾徐之間文以揖遜武以擊刺善觀舞者視其容而可以知治化焉豈徒觀美云乎哉至於各省節文廟樂舞苟簡尤甚司教化者幸留意焉

樂

阼階

文舞

舞

堂上

堂下

庭

圖

賓階

武舞

綴綴綴綴綴綴綴綴

綴綴綴綴綴綴綴綴

樂舞考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正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節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正之以辨其序延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節遠而佾寡其德殺故也治民逸者節短而佾多其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謚觀舞之行綴足以知臨民之德聞謚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侯者孰不敏德崇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今之舞者不列於庭而列於堂下其退文進武不復有出入之序非古人所謂八佾舞於庭序出入舞者之意也至於進退疾徐之際又不復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非古人所謂文以揖遜武以擊刺之意也講而習之正今日急務也

東萊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舞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

今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於文舞耶左氏載考  
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  
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

周人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  
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  
賤者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  
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  
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顏  
色和身體脩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  
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慎言奏議隋代猶以品子爲之

號二舞節唐興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二十  
以下容質脩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雖國  
子學給料閑日得習大樂學五禮蒲十歲量文武授散  
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  
沮之術未爲備制也聖朝舞節之制尚仍唐舊誠推慎  
言之法輔之以課試勸沮之方以之饗郊廟接神祇未  
有不降格而來饗矣今日不得不爲之留意也

正義曰大司樂所教雲門以下六舞是大舞舞師所教  
帔舞以下七者是小舞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武象是  
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



陳氏樂書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引五采繒爲之帔舞也折衆鳥羽爲之羽舞也以鳳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舍簫則宗廟用于與羽矣若夫敬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帔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于羽於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舞特在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俛俛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

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太武爲大舞以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帔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

具也。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帔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祀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帔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磬之爲學，帔、羽、皇旄、干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相補之說，得之。孟子曰：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憂，心之手足之舞，踊一皆其步之生。

禮所以周禮，大司樂有樂德、樂容之教也。若夫羽毛干戚，綴兆、佾、徐，則皆樂舞之儀文焉。而佾乃樂舞之行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佾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也。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固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鼓、管、絃之司，而士止四人，奚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降，亦可證也。噫，周以樂舞教國子，至漢於宗廟之祀，猶用

二千石及五大夫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爲舞人而卑者  
之子不得與尚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今之歌舞者不  
過市井猷詠之人耳望其格神人移風俗也有是理哉

樂歌樂舞總論

天地間聲容二者盡之矣樂以洩人心之喜宣天地之  
和不越乎聲與容也聲非他也歌詠以養性情人皆曰  
樂必有聲泚泚乎可以悅人耳也不知因其性情之平  
和自然宣之口爲歌詠爲管絃鍾磬皆所以諧歌詠之  
聲者也容非他也舞蹈以養血脈人皆曰樂必有容泚  
泚乎可以悅人目也不知因血脈之融暢自然形之身  
爲舞蹈焉羽旄干戚皆所以備舞蹈之容者也是有諸  
中斯做諸物以節宣之則樂非外燥而爲我之所固有  
也古之雅樂所以與俗樂異故樂聲淡則聽心平樂容  
善則歌者慕非徒鏗鏘鼓舞反以蕩人之精神而不免  
淫哇之害也然則知歌詠出於性情之和平舞蹈本乎  
血脈之融液而其聲容一根於心之悅悌有所不容已  
者則樂以悅人之耳目已非此心之真樂矣况使人代  
爲歌詠必欲聲音之可聽使人代爲舞蹈必欲儀容之  
可觀猶曰人之聲人之容也今乃舍人之聲容而止尚  
管絃鍾磬之鏗鏘羽旄干戚之起伏是豈聲容所自來

乎何也田夫歌誼而擊壤以自快兒童跳躍而舞于以  
自娛非爲人也鳥獸和鳴於林壑鳶魚飛躍於天淵豈  
爲人之耳目覩聽然彼和鳴而飛躍哉蓋物惟和鳴飛  
躍一出於自然之天性則人之耳目自有與之俱適者  
在也物自然也况於人乎所以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而太和滿宇宙間可以享上帝可以格祖考庶尹兆  
諧鳥獸率舞和氣相爲感召一皆自然而然者也古先  
聖人有見於此因吾心之獨樂者推而與人同之推人  
心之同樂者擴而與天下之民物同之然非律度無以  
垂久遠故有五聲八音十二律之制作焉是推其樂之  
所廣被凡大而天地小而物類顯而百鄰幽而鬼神皆  
樂之所感格也究其樂之所從來則每由心生手舞足  
蹈一根於心之不容已究樂之原必欲天子建中和之  
極者此也可見樂必本乎心自之和樂而謂聲容當以人  
爲主者已屬之第二義則夫舍人之歌聲舞容惟總總  
然於樂器是泥者不愈失而愈遠哉或疑歌舞一本乎  
自之悅樂論樂制所自起信然也果何據乎曰帝庸作  
歌臯陶載賡書可據也卷阿游歌以矢其音詩可據也  
或疑喜歌游歌於五聲八音何有哉曰舜歌南風而鼓  
五絃之琴孔子取瑟而歌則依永和聲搏拊琴瑟以詠

不獨后夔以此教胄子矣或又疑朝堂之上君臣亦可以自舞即曰小雅伐木章蹲蹲舞我謂人代舞可也魯頌有駝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於下鼓淵淵醉言舞予肴樂兮非自舞而向歷代百寮朝賀於殿陛間山呼舞蹈其歡樂之意蓋可想矣觀之朝堂且然則班爛戲舞以娛親聞鷄起舞以自振者又不待言也噫鼓之舞之自一身達之天下以養性情以和血脈以移易其風俗至與天地相應樂之道大矣是謂黃鍾竹管短長合律能至是哉此樂工之管測非神聖之通論也予亦非置樂器而不譚也特因世之譚樂者既舍已而求之人又舍人以求諸物不得不反其樂之所自始管是故聲律身度必有樂德爲之本也大司樂合國子而教以樂語樂舞亦先之以德焉此樂之教也至於笙磬翟籥不過假以節奏乎人之聲容而已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樂器亦云然噫姑就後代音樂言之安得歌舞一遵乎樂章歌以宣暢其難狀之容而聲即容也舞以發越乎難洩之聲而容即聲也歌舞相協庶乎五色八風聲容之相協也不猶愈於歌自歌舞自舞兩不相應哉

樂總論

樂志論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  
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  
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  
太常其樂縣鍾磬埙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  
之制蓋皆倣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  
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  
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  
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音者李照胡瑗阮逸  
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求其聲  
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  
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違  
其大略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  
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  
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  
鼓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人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  
指廟樂鐃鐘鐃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  
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曳正於落葉其變則然也  
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楮盂古者簞蓆以爲安後  
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楮盂榻按而復  
俎豆簞蓆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

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恣蕩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紛改制鍾磬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按夫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個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蕪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祝嘏一循雅奏毋害其爲然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爲此論後來乃復創爲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爲而與素論背馳何耶

宗

廟

樂

圖

致

神

大黃

大呂角

先

祝妣

神

宮徵

商

鍾

簠

樂

先

應鍾羽

祖

樂

之

黃鍾子位一陽生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取乎宮宮生

徵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

用商生羽羽生角大呂大

簠應鍾取律呂相合黃鍾

之子應鍾之亥爲生處之

終始此致人鬼樂也至於

祀樂祭先妣夷則小呂爲

已申之合祭先祖無射夾

鍾爲卯戌之合也

圖鍾震位萬物生

道好生取爲宮宮生徵

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

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

黃鍾大簠姑洗取律呂

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

至祀樂取三才之位自

子而起子爲天位丑爲

天位之合故奏黃鍾必

歌大呂也

丘

樂

圖

致

神

大

黃鍾角

祀

奏

黃鍾

宮徵

商

鍾

簠

樂

歌

大呂

姑洗羽

樂

樂

之

圖

卷

三



方

致

大簇角

致

奏大

丘

神取姑

神

宮徵(商)

合

樂

之鍾洗

之

樂

南呂羽

樂

歌應

圓

空鍾未坤位二陰生萬  
 物載於坤取為宮宮生  
 徵徵生商商主殺不用  
 商生羽羽生角而又大  
 簇姑洗南呂取律呂之  
 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  
 於祀樂大簇為地之佐  
 而屬乎寅應鍾居亥而  
 寅亥為之合故奏大簇  
 必歌應鍾也

圓鍾為天宮而以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此三  
 者陽律之相繼也相繼者天之道故於祀天神用之也  
 鍾為地宮而以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是三者  
 陰律之相生也相生者地之效故於祭地祇用之黃鍾  
 為人宮而以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  
 呂之相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祭人鬼用之圓鍾在  
 卯由卯至申其數六故圓鍾之數盡於六則天神可降  
 矣應鍾在未由未至寅其數八故應鍾之數盡於八則  
 地祇可降矣大簇本以祀四望也而乃于宗廟用之者  
 蓋享先王用之以為薦神之樂尊宗廟是以備樂舞也

天神地祇皆不用歌而獨於宗廟歌九德者蓋九德六  
府三事之歌有以見積功累仁之盛尊宗廟是以備樂  
師也一變至六變不言律同非不用律同也始焉未別  
六變而樂成是以分律同也宮角徵羽而不及商非不  
用金聲也祭惟用采聲五聲獨商堅剛是以用四聲也  
樂之用有不同也如此夫

天地宗廟君臣之樂總論

按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別不  
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不別漢叔孫通始定廟樂  
有降祝納俎登歌薦禩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  
大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異於臣  
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  
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  
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  
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樂之所以亡也周  
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  
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陳曉樂書引荀卿大師審  
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  
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珮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  
聲即此觀之周去商聲義有在也後之作樂者以商聲

肅殺悉去商聲謂之何哉

周樂不用商聲

先儒之言曰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太聞商聲使人方  
庶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義  
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則知樂有五音闕一  
不可然周人祭祀何以用宮角徵羽而不用商乎周鍾  
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此禮天神之樂而  
遺商也黃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禮  
地祇之樂而遺商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  
鍾爲羽此禮人鬼之樂而遺商也故或以爲人聲或以  
爲殺聲或以爲中聲不知天地鬼神非人孰享商果人  
聲何爲不與於祭也黃鍾之大簇應鍾之南呂莫匪殺  
聲是殺聲未嘗不用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  
中聲闕則上下之音散是中聲尤爲當用也吁三者之  
說皆非愚未敢以爲信蓋古樂以鍾磬爲主無鍾磬則  
以管爲主晉志所謂笛猶磬鍾是也今之笛卽古之管  
古者之管但有四孔未聞有商音至漢京君明始加一  
孔於笛之後是爲商聲然則周人祭祀用管爲主奚嘗  
惡商哉此非愚之臆說實得之馬融之笛賦

按周樂不用商聲或謂周以木德王固不用商或謂周

用管爲主未嘗惡商二說未爲無據若曰商聲主殺固不用然肅殺之氣於四時屬秋於四方屬西於五行屬金天不能以無秋也地不能以無西也人不能以無金也何獨於祀天地祀人鬼而獨惡其聲哉且五音有一之不備不可以成樂乃於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不宜用則樂之於商聲也又當於何而用之哉

三官論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攝大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官最若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坤含弘也黃鐘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典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圜鍾生於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鍾出於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鐘生於虛危有家廟象文萬初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衝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衝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

筋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  
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官又  
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爲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  
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官又徵始終火也火爲  
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  
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於土隨  
音而動故蕭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  
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  
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  
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  
也成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  
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合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  
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  
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  
在卯寅宮微垣在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  
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  
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  
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  
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水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  
從鬼戶以出而萃於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

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亲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子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勗以為周木德忌商引珮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官也楊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成明之於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族而耳為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祝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與焉又曲曲數宮有辟有不用其說才指一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可妄以為解者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祀者吁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此  
 然能不浸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  
 井遊放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書曰  
 七政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  
 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  
 一北主移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  
 一室營室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危也言陽氣  
 之危殆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  
 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諫也言陽氣藏於下故  
 諫也廣莫屬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

也故曰廣莫冬至於危虛虛者能虛能實言陽氣冬則  
 宛轉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一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  
 一故曰胥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  
 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  
 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  
 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  
 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而出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冒能  
 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也者  
 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凡  
 一五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墜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始  
 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故曰條風  
 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大簇  
 大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於十二子為寅寅  
 言萬物始生頓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  
 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於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  
 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  
 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  
 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  
 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



物生軋軋也南至於辰辰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  
元者言萬物元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  
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  
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張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  
風吹物而西之軋軋者言萬物益大而軋軋然西至於  
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  
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  
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  
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  
氣少故曰蕤賓陽不田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  
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  
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  
言萬物丁壯故曰丁壯其於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  
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  
十二子爲未未者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  
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  
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  
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  
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

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呂南呂南呂者言  
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  
故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  
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口以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  
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  
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云子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  
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  
呂無射無射者陰氣盛寧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  
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前漢書律曆叙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  
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  
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謹量審法度脩廢  
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倉普律曆事  
漢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  
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  
之寔詐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一曰備數二曰和  
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  
稽之於古今效之於器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  
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籌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乾象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頤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組於一吻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宜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用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鼓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和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暢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  
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  
益以定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  
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  
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  
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  
鍾六曰仲呂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  
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  
應風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  
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  
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明也鍾者  
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  
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  
施種於黃泉孕萌萬物爲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  
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  
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位於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太奏地而達物  
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  
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

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申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雜賓雜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物養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雜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窕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下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窕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地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於未令種剛疆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林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大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

寸象八卦宓戲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  
三統其餘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  
正大簇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  
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及黃鍾  
爲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復  
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  
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  
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  
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二又一  
十五分之六九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  
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  
五百三十九歲之音數黃鍾之實也蹠此之義起十二  
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其義紀之以兩故置  
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  
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也人者繼天順地序  
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  
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入六十四其義極  
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  
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二  
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  
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  
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  
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  
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  
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  
三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  
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  
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  
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葦萌於子  
紐牙於丑引達於寅言昂于卯振美于辰巳盛于巳罍  
布于午昧蒙于未中堅于申商孰于酉畢入于戌該閔  
于亥出甲于甲奮軋于乙明炳于丙火盛於丁豐楙于  
戊理巳于巳欽更于庚悉新于辛懷任于壬陳揆于癸  
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于  
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  
纏星之紀也綱紀之文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

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諒成故已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逆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宮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厘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村也尺者獲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寸于寸獲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度以



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而五量加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傍有珣焉其上  
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  
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圍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  
象也其象圍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  
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龠之量  
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  
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於合登于升聚於斗角於  
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斯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衡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  
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名政故曰玉衡論  
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  
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  
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  
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  
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  
象也五權之制以立義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  
輕重爲宜圍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

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絲忽微始于至成者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谷于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圍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法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

丑伏也陽氣伏於下于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  
 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  
 陽氣任養物于時為夏大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  
 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  
 物於時為秋秋讓也物讓歛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  
 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  
 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止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  
 園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  
 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成成者直故為  
 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  
 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  
 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  
 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  
 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  
 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  
 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群儒博謀講道脩明  
 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平準直繩立于五則備  
 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  
 衡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

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  
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  
事之宜也

曆律總議

易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水性潤  
下火性炎上氣相息則天地革而四時成矣論者以為  
虛危之位也玄枵之次也牛宿良位也星紀之次也日  
月交會于此合璧耀靈是天地之元運也而亦元象之  
所幹旋也是故聖人觀其象而曆作焉然而欲測象以  
曆運其說有三一曰觀五星以測三垣二曰觀三垣以

測二十八宿三曰觀二十八宿以測中氣此又求元運  
者所當知也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雷奮則  
天地以順動而四時不忒矣論者以為雷雨作為解也  
而萬物皆中折也雷電至為豐也而五氣皆暢達也陰  
陽和合懽忻交通是天地之元聲也而亦元數之所統  
會也是故聖人觀其象而樂作焉然而欲稽數以協聲  
其說有三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二曰稽八音以審十  
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此又求元聲者所當知  
也夫元象可測也而幹旋元象以昭元運非聖人莫之

其惟堯之欽若爾矣乎夫元數可求也而統會元  
數以協元聲非聖人莫之能也其惟舜之克諧爾矣乎

圖書編卷之一百一十六

南昌後學章濬本清用編

兵曹總叙

周禮大司馬曰夏官何哉夏大也離為火夏屬離離火  
陰寓於陽而夏至一陰生焉夏陰氣兵陰象也故說卦  
離為甲冑為戈兵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匪獲其  
醜無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夏官司主兵掌邦政  
統六師佐王大一統之治其取義不亦深乎易師之象  
曰君子以容民蓄衆寓兵於農伏險於順也萃之象曰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剛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故

觀陣於天之積萃則知戎器不可以不除觀象於易歸  
 則比間族黨即五兩卒徒農皆為兵兵皆自賦國家無  
 羨兵之費此古司馬法也自井田廢而兵農分司馬穰  
 苴之法興謂兵為詭道惟戰勝攻取奇正倚伏是尚而  
 節制之師亦不可得而見矣漢南北軍尚有將相一體  
 官府相維之意唐府兵法得兵農合一之規其餘非忘  
 戰則好戰失之均爾惟我

朝設兵部尚書郎周夏官大司馬卿也侍郎郎小司馬也  
 所屬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凡天下武職班秩輿地  
 要害馬政戎器皆其所掌內而五府京營諸衛外而節  
 司各衛所皆其所屬是其政皆軍政也蓋治軍國機務  
 不亦大乎但職專軍政文武權分視司馬論進士之賢  
 者定其官爵祿位大不侔矣况古人操練皆用八陣亦  
 井田遺法自兵不井出陣法亦尚奇不尚正而蓋威耀  
 德之道不復講焉軍民文武德威奇正判然兩途豈足  
 以盡夏官之義乎是故陰靈乎陽為離為夏兵寓於農  
 為夏官司馬在德不在險與起尚能言之今知德君子  
 以為何如

容民畜衆卦圖



坤至順也。坎至險也。民之順坤也。兵之險坎也。至順之中至險者。寓非徒論其理也。觀江河之源泉。混混忽出。其流至數十百里。而其流復出。蓋其隱而莫之見者。水由地中行。即所謂汙水也。易師卦上坤下坎。故孔子大衆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謂之容民者。何畫之井田。以定其居食。而勤農事焉。坤之象也。謂之畜衆者。何劓之軍旅。以時其訓練。而講武事焉。坎之象也。方其無事也。比閭族黨之中。莫非五兩卒徒之衆。及其有事也。荷干執戈之士。是即於耜舉趾之農。民皆兵也。兵即自養也。民固不必出粟以養兵。兵即農也。農即自

衛也兵亦不必出身以衛民此法之所以良而共法即  
 兵法也後之言兵法必曰八陣圖孰知中田即中軍私  
 田八家即八陣之遺制耶但兵法猶存於世而井田廢  
 為是廢其本而存其末矣雖然兵農合一聖人豈有意  
 以為之哉地中有水之象本如是也先王因象以立法  
 孔子因卦以立言自兵農分而立法立言之意盡失之  
 矣欲寓兵於農者蓋於此卦觀其象而玩其辭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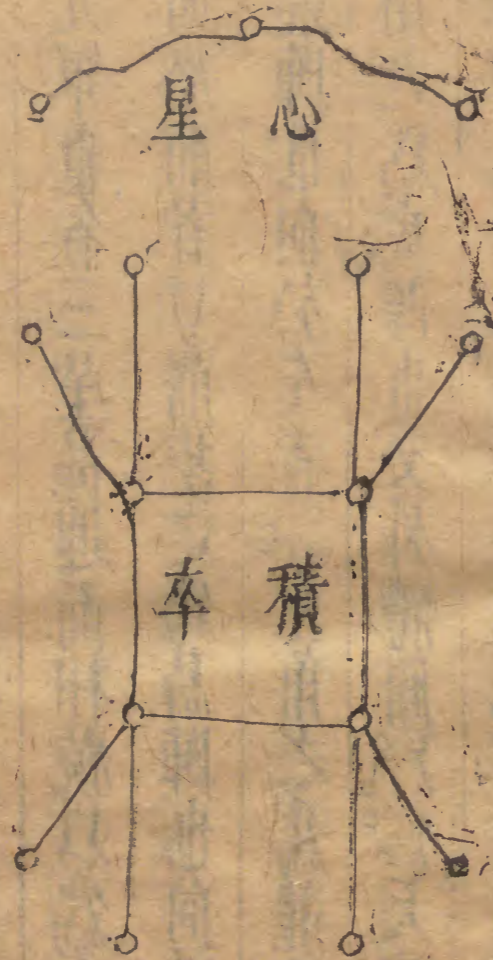
師卦陣記附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  
 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  
 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卦於外以爲悔八  
 方坤坎之相溷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  
 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  
 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  
 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  
 三十二陰皆為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為先鋒北為後游  
 東為左翼西為右翼東南為前軍西南為右軍東北為  
 左軍西北為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為殿二爻為中三  
 爻為戎四爻為駐五爻為前六爻為先鋒卒在其中矣  
 內外相紐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為首節制在其中



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益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  
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  
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蕪三聖之辭則師爲首  
將爲副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  
其孰有不服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  
乃此之謂與按師卦有陣之象如此篇所云誠有然者  
但又謂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何歟  
且謂一卦當一星必布十二卦八坤四坎而後成師之  
陣又未竟以已意附會之矣以予觀之師師一卦而  
之象已備何也坤順坎險伏至險於至順陣之義  
卦之象言之陰爻五非五人爲伍五旅爲師乎陽爻二  
非大將居中軍無二將乎以一奇統五偶非中軍握奇  
而運謀帷幄者乎四偶在前分而爲八非天地風雲鳥  
虎龜蛇之八陣乎一偶在後析而爲二非遊兵却月之  
陣乎坤順在前非陣之方而順所以爲正乎坎險在後  
非陣之圓而險所以爲奇乎前後皆偶而受乎一奇之  
節制非首尾之相應乎衆陰對隊而分列兩旁非左右  
之相翼乎衆偶層疊非縱橫翕闢而不可敗乎前衝三  
陽後衝二陰非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乎可見國師

積卒二十之星圖



積卒星  
 小剛潤  
 國安兵閉  
 盛赤苦角  
 則兵大起  
 客星守之  
 則兵有變

之卦而為師之陣即師之象而有師之名皆天地自然之造化聖人無一毫私智雜於其間也自後諸家曰握奇陣曰五行三才陣曰戡兵陣曰魚麗陣曰荆尸陣曰崇卒陣曰鷄父陣曰內政陣曰握奇營陣曰乘之陣曰象棋陣曰垓下陣曰八陣曰扁箱車陣曰六花陣曰四門斗底陣曰十二將兵陣曰十二辰陣曰平戎萬全陣曰常陣其名雖殊孰非師卦之推演乎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  
 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  
 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  
 之屬。向於前者。前拒之為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  
 之為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為龍陣也。向於右者  
 右角之為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  
 地陣布也。外四個各一。風雲起四維。東西各二。天  
 宿居左右也。內二維相對。天宿居前後也。二橫布  
 地軸貫中央也。又外之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  
 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陣  
 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  
 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  
 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  
 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成備如  
 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  
 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  
 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  
 其何能加於此。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

步天歌

五營軍士

之象主衛土掃除不勝星小為吉明大搖動則有兵火起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為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周兵制總叙

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再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萬四千夫又以一易再易再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萬二千夫率三百五十二夫為一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入此六軍之制也亦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大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馬逝而征之十年而後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主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褒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

以歸於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  
 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  
 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  
 鄭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  
 嘗見師之出唯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周禮伍兩卒旅師軍圖

五馬五五  
 大司馬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  
 中士小司馬五伍為兩  
 古法每百人乘率大車各一乘一  
 車兩輪因謂車為兩凡車有正必  
 有副則百人當有車四兩二十五  
 人各有車一兩此兩之所由名也  
 每兩為一五伍二十五人通  
 兩司馬二十六人

伍五人為伍  
 伍長在為  
 伍之兩  
 兩司馬  
 兩馬  
 無命圖

二馬  
 兩司馬  
 旅師五人為伍二伍為聯  
 穰直濶五人為伍十伍為隊則二兩而  
 為隊有正副隊長二人即後世隊頭副  
 隊頭  
 一圖為一人通兩司馬正副隊長共五  
 人為一圖  
 副長十四人

為五十  
 人長  
 圖

隊  
 兩司馬  
 圖

馬  
 兩司馬  
 圖

圖書

卷一百一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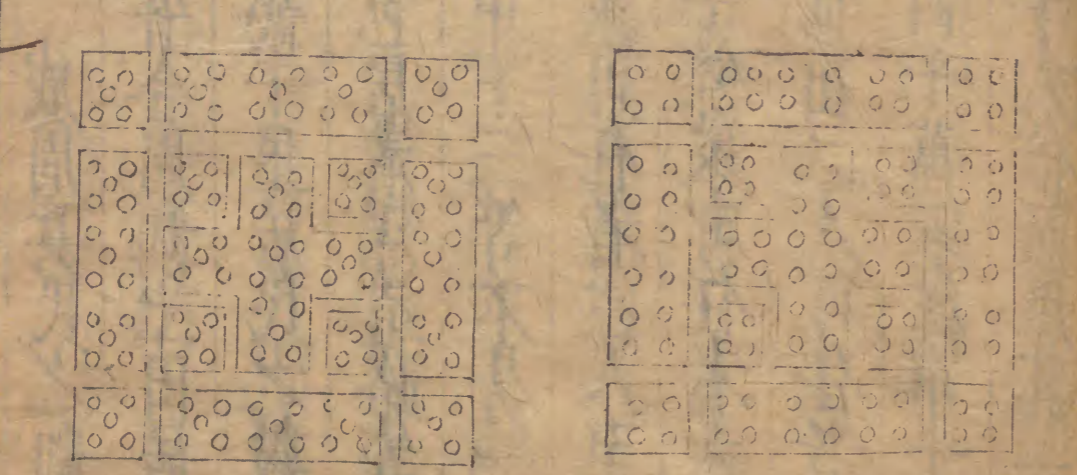
七

四兩為卒五圖卒為兩四



大司馬兩人為卒皆上未可徒四兩為卒  
 周制每軍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以爲節左  
 角之制各三十五人重車二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一  
 人合兩司馬四人五十人隊長四人卒正副二人共  
 有十人僅覺步卒七十三人兩各缺一人又缺兩  
 司馬五十八人長泥于百人為卒而誤也司馬法云重車  
 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蓋在皆看長百人則伍長二  
 十人以算藏于伍內故正稱徒于七人兩司馬四人五  
 十人隊長四人卒正二人爲七人也交之爲言長也  
 自伍兩面下其兵皆未可用至于卒則有車一乘其兵  
 百人兵法自此而成故以爲名雖未足用然彼遇小敵  
 得嘉將之皆人如布沙之法亦可制勝無常也  
 周禮大司馬五百人為旅旅師皆于大夫 小司徒  
 五兩爲卒每兩爲伍五人五兩爲兩二十五人  
 旅之爲言象也蓋五乘統五百人故以旅名少康有  
 衆二旅是也兵雖少然能奇五人合亦足爲用大  
 出兩兩爲軍四正每正二兩爲兵軍每兩一兩爲  
 軍後四兩爲遊軍

五旅為師五圖師為軍五圖軍為師



大司馬三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  
 小司徒五旅爲師每一圈爲一兩  
 十五人四圈爲一卒百人  
 師之爲言大也衆也兵車二十五乘  
 統二千五百人其兵衆矣故以帥名  
 大約四正四奇中握機外遊軍並當  
 如握機八陣之制車卒伍法二十五  
 乘爲大偏以一師之車而言五十五  
 爲卒亦曰廣合二師之車而言也  
 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  
 卿小司徒五師爲軍每一圈爲一卒五  
 圈爲一旅五百人軍之爲言萬二千五  
 百人兵車一百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  
 車之倅爲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爲營故其爲  
 字以包車爲文以守以戰可以無敵矣小國  
 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比大將  
 所統多多益辨用以調發應接然皆各自爲  
 營故營衛堅牢起止迅疾而無後世全軍覆  
 沙之禍此軍所以止於萬二千五百人也車  
 卒伍法一百二十三乘爲伍指一軍之車言

成周兵民之制

嘗合周制土田居民之數而得其制兵之說矣夫以于  
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  
邑居溝渚道路等三分之一爲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  
中下三等不易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地實止四  
家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  
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  
而出一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  
四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  
十六倍而用其一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  
之數計之遠郊近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爲田六十四  
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  
序官之數比鄰之長共二萬人所統止於才五萬家是  
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丘甸之  
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繕何也蓋  
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  
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  
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  
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  
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

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  
 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用一其法不得不然也至以調  
 遣言則行者有寒暑鋒鏑之苦居者有離索然曠之思  
 是豈可然而多用哉故大司馬所統不過六軍為車七  
 百五十乘為徒七萬五千人於千里之內均番而調遣  
 之其優裕而不迫均徧而不頗艱如此故天子出必有  
 六軍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徵發而不至於空虛行役而  
 不以為勞苦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  
 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之所  
 以為善也

周兵制圖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十五人	六軍共一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師中大夫	一軍師師五人	六軍共三十人



軍 萬二千  
五百人

軍將鄉 一軍一人  
六軍共六鄉

周兵制考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主六軍大  
 一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鄉二千有五百  
 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  
 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李  
 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  
 之田野簡其兵器置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  
 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此六軍  
 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  
 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  
 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  
 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以作  
 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  
 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  
 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卒者毋過家一  
 人以其餘為羨惟日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

故致餘子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阡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遂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曰與追胥竭作無逸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然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詩曰其年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

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道陌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自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圭戎車馬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師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疋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謂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千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二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  
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  
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家耕之  
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  
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率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  
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  
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  
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已給軍  
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辛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加  
彼其少蓋古今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  
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  
先王之制其地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  
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萬曹操謂崔琰  
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十數調  
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  
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  
之故及蜀之亡常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  
萬耳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  
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  
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  
士鄉十五三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  
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  
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帥十  
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  
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  
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  
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  
帥之公將其一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並  
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  
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承令  
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  
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蓋如鄉之法五鄙制鄙  
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  
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故  
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  
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自邕積至於五屬爲  
四十五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千家一車得

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益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  
逝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依周變從輕  
便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蔽賢下比之  
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嘗相之謂之三選  
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  
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  
過者而摘亦嚴蔽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  
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  
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予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

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乎  
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  
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  
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  
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  
奇而不齊是其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  
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  
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  
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  
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

馬曰五人爲伍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馬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馬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千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爲三軍五人爲軌

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帥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爲師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鷺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集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

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  
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  
繁簡之宜以取敗比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  
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  
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  
矣

林氏曰如常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商其  
十五則爲兵而已五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  
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  
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  
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發雖  
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  
爲兵

或問官正掌兵衛官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  
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  
而警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凡兵皆宿衛也虎  
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  
寇猶有可說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  
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



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有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官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官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軍兵以中壘蓋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光祿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畿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湖南軍之效劉屈釐發三輔近縣軍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茫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

太尉然皆以文儒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而考之以爲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則有四蓋居則有官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官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入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

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所爲不惡去其滯怠與其奇袤之民所以不使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

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掌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于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既不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蕪耻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諫多聞之士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惰而王亦中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内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縱詭譎之人得以厠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彼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

呂彼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内外相制而内之夾階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又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官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爰猶有賢者如侯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内外之制然以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内謹門

禁外交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  
之亂勝入公孫富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  
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後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  
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卽而卽選於是始衰自  
期門羽林仗飛之屬及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  
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仗飛射士征西  
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  
置北軍而入校之兵倂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  
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  
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實武誅  
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卽散降王肅外  
旣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便知義焉  
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  
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官中及  
京師之巡警烽埃凡羽衛及外府仗飛番上者皆屬焉  
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  
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毀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  
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官正官伯矣不可  
以無虎賁無司隸有官正官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  
又不可以無太宰以兼統之

周兵總論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口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閒甸六十四井乃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始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農自爲士農工商未技自爲工商未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爲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宋唐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

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  
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  
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

周禮治民制兵之法

儒先之說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  
一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  
而政便安上易事而民易使此周人之法所以爲善也  
一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  
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  
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之侵姦寇竊發王城

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以爲備耶蓋鄉遂  
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口一百六十萬餘  
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  
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中豈止十五萬家  
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  
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  
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  
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  
故凡有大故致萬民於王門大喪用殺凡事致野役此  
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大故

致餘子令各守其間由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於  
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  
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日  
必蕪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  
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巡  
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  
後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  
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  
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  
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事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郡  
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  
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况六軍每出  
則天子之近郊擴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  
昔人何不察此耶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  
一軍皆通於四疆可以顛推矣學禮者尚詳之

漢南北軍總敘

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鎮東西兩京沿革  
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  
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  
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丘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仇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軍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官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甚近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漢 南 北 軍 圖



圖書編

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八



按漢軍南北之制雖與成周之兵農合一者異矣然三輔之兵入衛殿門出充車騎固有以一其中外之權聯其渙散之勢且三輔之設拱衛京師緩急相應猶為得體經國者當詳其制云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蔽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立為四輔我朝建國江南於鳳翔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入正大統然而畿甸猶未有輔郡蓋有待

也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遠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為最遠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抗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真定為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滹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

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按南軍衛宮城以郡國兵番上為之則在外而且遠北軍護京城以三輔兵番上為之則在內而且近此其意何耶蓋三輔在內而近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心腹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幸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師四隸守王門王官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蓋謂是歟

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官在南故衛宮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又謂之北所以別

也南京衛尉主之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內屯兵備衛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

宮闕之內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廡以此考之則南軍在宮內

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

屯衛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

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中壘校尉主北軍營壘之事至

光武變為北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

丞尉而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軍

而中尉主之此漢初之志也

漢武帝增人校改中尉名為執金吾

錢曰漢

京師惟有南北二軍亦如唐之南北二衛也

唐兵志南衛衛尉是

北衛禁軍是

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掖則金吾徼於宮外相

為表裏東漢兵志注而唐李煥亦云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

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

之兵黃霸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衛卒罷遣願留番者自武帝用兵增置入校中

屯騎射嚴越騎長水胡騎步兵虎賁募知胡人專者為胡騎知越人專者

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

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材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

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

未遠出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或謂材力調發民間即非南北軍

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元鼎元年而京師之兵始從遠

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

師遠絕而材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遺矣神龜元年西羌

及發材林孤兒胡越騎金城元帝自是而後益募外

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昭帝募吏民衛京師宣都選郡國吏三百名仇健者

從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省併矣

光武省入校作五營時中壘屬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為宿衛兵郡國無都試唯京師謀兵如故又罷天下輕重

騎士材官樓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

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兩漢內外兵始末

按高帝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在郡國有事以羽

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

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也則罷京師南北  
 軍當武帝更大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擊  
 南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  
 壘領之置七校尉後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  
 校尉為八校又恐北軍之權太重即中壘故於光祿勳南  
 增材林期門之兵此南北相制之意頗亦稱善然其間  
 漸多更張矣蓋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士自武帝置八  
 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知胡事者為胡騎  
知越事者為越騎則募兵  
 始此期門材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自是始有養  
 兵之費而兵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

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戍次及士  
 科謫多非曩日隸於都尉者充兵而伍符不整則郡國  
 之兵制又壞矣是故昭宣以來其弊日甚發民從軍益  
 遷遂募及奔命調及惡少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  
 材林傾產胡騎越騎從事則南北從此出矣紛紛無復  
 舊制皆自武帝起之也及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又蕩  
 然矣蓋自其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  
 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由建武迄於  
 漢衰匈奴鮮卑更迭為患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  
 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禁衛之職矣至末安帝

間募入錢穀得為羽林虎賁緹績營士而管衛之選亦  
 衰延熹桓帝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  
 兵又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一方盜起  
 則羽檄破於三邊至與交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而  
 民始不堪命矣亦何怪交趾女真之兵之叛也逮於永  
 建間桓帝方且今廢察五人教習戰事射又募為階陣為  
 積射為義從大抵非召兵良法雖或委任段熲盡滅諸  
 寇而中平初黃巾遂作所在盜起於是置入都尉黃巾  
 既殄而諸藩之禍興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  
 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中營畏殿中人陳寶欲  
 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成夷何武表紹  
 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懲於是內置圍校陽尊奄宦外  
 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收將兵關宦臣雖除而卓思已成義  
 兵肆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論者乃謂原漢盛衰皆真  
 之由而尤武實為之有出然矣

唐府兵總敘

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兵號而關  
 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  
 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  
 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所衛亦隸馬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亦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坊管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一年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懷也

五禮志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焉蓋府兵之制始於西魏因而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是不悉民以為兵也六家而併一兵是不御給於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戍兵者三年而代則所以役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若夫器甲則出於民戍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唯元從禁兵與番上衛兵或出征

者有所給焉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衝以農隙  
 教戰陣按閱不精則罪至折衝弁及刺史此其教戰者  
 也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已發此其調  
 發者然也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  
 人為下府有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又有別將長史  
 兵曹校尉旅師等官以其等級相統治則有坊團隊火  
 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其所  
 以纖悉委曲為維持經久之計若誠三代而下近古之  
 良法也故李泌謂德宗曰正觀北城空厥延陀西取  
龜茲盡臣西域城吐谷渾高宗時高宗時百濟新羅皆府

兵也自置府兵未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正以經畫  
 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  
 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持禁省目正  
 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  
 所能朽統輕重制節表裏聖堯神術也古今以還法術  
 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於開  
 元其制因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非  
 其制也且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  
 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

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區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紀錄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而老弱者不<sub>得</sub>而逃焉州縣之兵於是又有逃亡之患矣逮至元宗之時衛士不給府兵寡弱是以張說募驢騎以爲長從宿山而奮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sub>有</sub>養兵之費矣至其甚也止受甲天寶以後驢騎法<sub>法</sub>又稍變廢士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邊請停上下魚書其後

徒有兵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敬輿諸人皆言其弊以爲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財利匱於兵稅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天寶以後人主甘心邊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爲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是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正觀之舊顧乃立苟簡之制以便目前略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固



不復見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搖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李泌與德宗議復府兵非不拳拳而終不可復杜牧傷其廢壞慨然作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源一失後世難以復攷歟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一蓋不無恨於張說也

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刃同氣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諸軍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皆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營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丘農一致所以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弓騎者亦勢也况北衙禁軍自睿宗平

常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為侍官安得不逸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為弓騎為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略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弓騎之為禁軍者又復單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捕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於既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鎮之僭者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

唐府兵圖

上府 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 長史一人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兵曹一人 別將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校尉一人
坊 高祖置	羽林軍 高宗
團 三百人	神武軍 肅宗
隊 五十人	神策軍 代宗
火 十人	英武軍 代宗
火長	天威軍 順宗
	神威軍 德宗

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事耕耨有事征戢籍藏將府兵散田疇將不握兵兵不冗食

唐府兵考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倍大缺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錘鑿確管錡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弁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牙旗幟立以候角手吹大角一通諸

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德旗稍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  
 鼓二人校之人合謀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  
 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  
 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進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  
 一通皆卷旛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  
 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護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  
 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  
 宮六卒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  
 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則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  
 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且市之每元予錢二萬五千

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  
 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  
 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  
 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節節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  
 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唐書兵制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  
 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  
 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  
 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  
 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

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  
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  
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  
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  
其人民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  
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  
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  
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  
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古之兵皆出於果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

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秦漢始有募  
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  
兵夫兵旣盡出於招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  
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  
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  
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  
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  
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  
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  
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

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  
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  
一方而唐之士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  
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焉非以  
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  
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再傳則兵愈  
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  
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  
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  
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

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  
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  
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  
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  
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  
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  
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  
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衆不戰自潰於是賣  
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  
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

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國亡者今唐兵雖多而強悍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癱瘓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興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

言戶蓋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故世之言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敗潰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丘氏濬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

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徒父死而子繼無招致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之得其道歟嘗謂果能行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壯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朋合混編雇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歟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爲稍得其用其兩京及兩廣裏六十萬餘徒爲贅物而

已徒爲耗蛀而已非特徒爲贅物耗蛀而已而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群起詬譟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令國家倉廩太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胎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令每衛縱使清勾填補文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竊徒益禍胎



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  
差而從事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爲更化善  
治可久可繼

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畜財持  
事動作休息皆有節自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  
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  
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  
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  
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  
一人爲長征兵卒啟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士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  
可救止歐陽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  
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  
唐室後來之禍皆原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  
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益兵出於農有常數而  
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  
壯者以爲兵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  
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  
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後世兵  
民旣分兵不得復還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

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於農之制誠行則  
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募兵潰亂之禍永  
世保民之道莫加於此我

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在內外爲衛者四百九  
有三爲守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  
百名爲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  
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絕者過半甚至十無二  
三者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  
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今雖逃  
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

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遼虜深入我并汾屢劉我畿  
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曾不能向虜發一矢交一  
戰今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  
筭保障之功也哉語曰養軍平日用在一朝令  
國家竭帑庾以供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  
衛猶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朱子有曰令  
朝廷盡力養兵嘗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  
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

唐兵始末

唐兵志曰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

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兵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曰東萊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疎戾也人以爲兵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于外內兵不足以捍內患而至于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旣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政六之兵爲十道而至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爲方鎮已形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迺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畧使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詠募兵補之謂之驍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爲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爲驍騎則可謂

國朝書目 卷一百二十一  
四十一  
曠騎變而爲方鎮特未之考耳總之兵志敘其流東萊  
究其源兩說亦不甚相背復玩當自得之

### 宋兵總敘

兵之不出於農久矣然前代尚有府兵之制番上遞依  
教習精練至於國用少所費耗宋朝沿近代養兵之法  
一係名籍非老不休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  
緡則其中可容冗者乎大祖朝得周代之兵中外一  
二萬後平全蜀揀其精兵只番一百二十人則鎮南諸  
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及乾德中外之兵却只揀成十  
萬蓋要人人精銳也太宗盡有天下所添兵士不過三

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六萬尚  
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去冗者自慶曆以來添兵數廣軍  
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問精勇但要張皇人數欲感夷  
狄則未能致勝欲禦盜賊則未能止奸但費財用竭天  
下之力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  
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  
之患觀神宗斯言未初兵制未嘗不善然其所以至於  
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於契丹元昊之邊患哉觀孫經  
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別爲三四又離

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為  
 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也者給漕乾者皆兵也服工事也  
 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  
 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  
 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  
 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可以鑒矣

按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兩司而侍  
 衛司都指揮使外又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耳殿前司亦  
 參馬步軍而總於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副都虞  
 侯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侯與馬軍步軍都指揮  
 一使副使虞侯兩司三衛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

宋家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  
 十二衛兵為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為北衙漢之北軍  
 也永年常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  
 也宋自有兩司六軍諸衙漸廢後但有其名則兩司不  
 獨為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  
 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為之者異矣  
 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祇能  
 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  
 以弱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死於武德置使十

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弊源有屈何必肆其中以遙爲  
制方且不積豕牙而九飾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  
一虛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橫樞密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  
一圖餽武於外徒置副置使置知院置同知置簽書置真  
學士都承旨檢討編修奚禦元金之烈本朝武備布列  
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內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本兵二  
者不相假借後奪其在諸鎮各練以爲本方之用非奉  
勅不得宣調此其勢執於

朝廷實無強幹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三萬京師諸道  
各參以半制諸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誇者孰知偏  
重之患更復倚於是乎

本朝兵不較數各隨其地而永適於用其偏重之權則  
盡除之是以不必煩於燕互而血脉無不貫通也

宋三衙四廂兵

三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

捧日此四廂屬之殿司

都虞候侍衛馬軍都

天武

指揮使副使

龍衛此四廂屬之馬步三司

都虞候侍衛步軍都

神衛

都虞候侍衛

宋三衙四廂兵制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

都虞候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

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

有左廂右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威宣武驍騎各上

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武騎步

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宋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定都陳晉四無抗敵其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

而為三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侯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侯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主四軍謂之八柁梯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相而轂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杖矣

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於殿前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宋兵始末

宋兵制據兩朝國史以為歷真仁英制益完密及觀葉適馬端臨論迺大不然蓋自雍熙端拱皆太宗年號以後契丹橫不可制已召募日廣供饋日增而康定慶曆皆仁宗年號間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遂弱天下以



奉百萬之兵及兵不可用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  
 兵顧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  
 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  
 甲至肆伍拾萬陰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則已化天下  
 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  
 乃議罷之未幾保甲復治正兵自若而內外俱耗本未  
 俱弱矣大觀正和徽宗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  
 獎名其實亡軍政大壞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平民相挺  
 變為盜賊女真南牧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  
 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京城於是

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僅偏安江左建炎紹興之  
 間賊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  
 卒皆不能北向為禦敵之兵也時張韓劉岳輩輔佐中  
 興足稱名將然究其勲庸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  
 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捷僅足補過卒不免屈已  
 講利之下策以成晏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  
 夏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而  
 賣降效用者皆宋之將先驅倒戈者皆宋之兵矣總之  
 中興以前則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中興以後則民  
 愈多而勢愈弱民未叛而國已危其所由來皆以兵不

出於民也蓋自召募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以爲兵而所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大宗以來爲已然矣方一再傳紀綱尚立威令尚行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及其末也潰散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彼謂宋都大梁無刑勢之險而其險以兵者真誤宋也哉

歷代兵制總論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而上制度無載不可得而紀也周官以一卿爲大司馬大司馬制軍誥禁又有小司馬軍司馬官皆用大夫又有

典司馬行司馬官皆用士是謂建其正立其一設其外陳其衆以相督攝以相輔承而武官之例備矣凡制定國中自六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鄉萬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爲伍而屬之北長五伍爲兩而屬之間胥四兩爲卒而屬之族師五卒爲旅而屬之黨長五旅爲師而屬之州長五師爲軍而屬之命卿是謂五有長兩有司馬卒有長師有師軍有將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帥營之法備矣齊威公用管夷吾之說制國五家爲軌則五人爲伍有軌長以帥之十軌爲里則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以帥之四里爲連

則二百人為卒有連長以帥之十連為鄉則二千人為旅有鄉長人以帥之五鄉為一帥則萬人為軍有五鄉之帥以帥之故有中軍之軍高子之軍國子之軍焉蒐旅獮治畧本周法亦大國三軍之制也戰國以前軍士在於閭里有事焉而簡稽有時焉而教習於功暇日農作而居家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長征之法是以其所處軍置吏之名一隨於鄉黨惟出師行營則以部隊裨校之號一切為殊漢以後大改三代之軍始有州郡教大京都校卒而掌與眾不任鄉黨之吏矣初詔郡國選有材力之民籍為材官騎士使守尉令丞典領課試以備

征討京師則有虎賁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選材高者選為將監而屬光祿又有南宮北宮衛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劍戟士有都候丞一人掌之屬在衛尉又有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擊五校士各士百人設置員吏稍尊有司馬稍尊有校尉而屬在北軍中候皆閑時宿衛有征則行自高帝至建安雖士員官號更易廢置不常而漢之營法具此也魏晉已降號尤繁處置統隸大約如漢逮於西魏始立諸府不滿百人有郎將主之隸在二十四軍軍一開府將之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分屬六柱國隋則每府有隊副旅帥校尉

鷹揚卽將步卒有步兵校尉騎士有越騎校尉雜典兵馬而征防上免內聽命於十二衛衛二將軍一大將軍判之唐正觀以後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爲火火有長備六馱馬五十人爲一隊立隊正三百人爲一團置團校尉而府有折衝左右果毅知府並判府事內屬諸衛則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軍六十而免應宿衛者離爲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統至唐天寶凡名軍防鄉團衛士武士皆謂此也宋朝沿唐末五代之制並號禁軍黥面營處衣食公上草敕日閱無得替休大凡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或隸殿前或隸內侍衛司自廂都指揮而下皆節級官員品每都立軍使都頭兵馬使則古之隊正之任也每營立指揮使則古之旅師之任也每軍立都指揮使都虞侯則古之師帥之任也每軍每廂每第立都指揮使則古之軍將之任也各有副遣以貳其政其兩河關西諸州則別募蕃漢丁壯差置將職以倣內軍至其戍守征伐則古有大將元帥大總管今謂招討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將副元帥副總管今謂招討副使副部署鈐轄是也古者跳盪左右虞侯今謂之先鋒策先鋒後殿策殿後是也古有校尉以下兵職今

國言類  
卷之二十一

三 謹都金隊將之類是也立軍制吏古今率同其名雖殊  
其任則一凡准師者亦當參考前制以為今事之式法

